



雕刻时光

秦晓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雕刻时光

秦晓鹰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雕刻时光/秦晓鹰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ISBN 7-5006-6149-5

I. 雕... II. 秦...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170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10.25 印张 3 插页 260 千字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4.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李怡君

目 录

第一辑 艺海钩沉

父亲、孝子和逆子	3
我们还能打败美国“兵”吗	7
《大脚马皇后》真伪辨	11
老百姓,再见吧	15
回归纯情:美国电影新变阵	19
畸形时代留下的影子	23
酒醉酒醒时 情爱情深处	31
两个故事引出两部“手机”	41
谁能“与天不老”?	44
感情的力量有时不可战胜	47
幽默大师的严肃话题	51
姜昆:吞吞吐吐谈相声	54
一封家书九个吻	58
问天 问地 问古今	62

第二辑 未尽年光

欲望大错位	67
扔掉诚信	71
肯尼亚总统想学毛泽东	73
春望神州	76
这张房卡我没交	84
雕刻时光	87

我,没有忘记	89
他有一张大中华的脸	92
三十八年的轨迹	94
中国高官烹饪“文化大餐”	101
无穷花:不争艳丽争奔放	103
有一个美丽而忧伤的地方	106
那么近,那么远	109
礼仪之邦无大典	112
告别中国	114
扔书,另一种坚强	117
那时,我们年轻	120
三月五日断想	123
文明·魅力·友谊	128

第三辑 那人 那事 那情

灾难教育,国民素质的必修课	137
从“下海”到“闯关”:中国人才大难题	140
捷克、匈牙利:从震荡到稳定	145
“北京共识”与邓小平的现代化构想	148
瞬间怎样变成永恒	154
失望与希望的抉择	157
战胜灾难是走向文明的阶梯	162
索尔兹伯里和他的《长征》故事	168
偶遇宋妈妈	175
神勇之人,色不变	178
无菌约会:非典的启示	184

爸爸——您留下了多少温馨	193
--------------------	-----

第四辑 史海夜航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郑和	203
说说“地中海新娘”	210
拿破仑和一个画家的故事	215
谁是纪念碑浮雕的创作者	220
壮歌黄埔——鲜为人知的故事	225
秋风宝剑孤臣泪	239
出生同年同月 出名亦谐亦庄	257
此人是山,不是仙	261
民粹主义是什么	267

第五辑 新纵横谈

叛徒史观是英雄史观的翻版	271
“2.23”大案凸现惊人社会代价	276
北京能够保住首都地位吗	278
谁让历史闭上眼睛	281
软道理也可以造成硬危害	286
警惕,莫把低俗当通俗	290
又似花瓶 又似鸡肋	292
2008,中国经济生死一搏	295
关爱过多反为害	297
席卷全球的“平民化”风暴来了	300
跳龙门还是“跳农门”	303
教育难题靠钱能解决吗	305

国内投资快速增长的“祸根”是什么	307
一个口号和三个谬论	309
“世界警察”闯红灯	312
“夕阳”的胜利	315
精英,一个迷失的词语	320

第一辑

艺海钩沉



父亲、孝子和逆子

——浅评《我这一辈子》的电影、电视改编

如果把原著比作父母,那么改编的作品就是儿女。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是1949至1950年由著名艺术家石挥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另一个就是2002年播出的由张国立自导自演的同名电视剧。同是“儿子”,但有孝逆之分。所谓“孝子”,要求改编后的作品继承原著的主旨、忠实原著的精神与风格,否则,就是“逆子”。在评判石挥版本的改编与张国立版本的改编之前,要先说明,笔者并不一概反对改编作品对原著的加减增删,更不反对表现形式的变化。因为,一成不变,只能算克隆而不是改编。问题在于,不能背离原著的灵魂。

那么,在《我这一辈子》这部不长的小小说中,老舍先生赋予它的灵魂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原著的精神框架和精神支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个是老舍先生对反动的军阀政府的残暴、腐败、无能的辛辣讽刺与强烈抗议,对世道黑暗、人间不平与强横势力的愤怒抨击。书中通过主人公“我”的口,对“辫子军”进城后抢掠民财又借维持秩序杀害无辜的行径这样唾骂:“想想看,把整串的金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杀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还说就地正‘法’呢!天下要有这个‘法’,我操‘法’的亲娘祖奶奶!请原谅我的嘴这么野”,“事后,我听人家说,这次兵变(指张勋复辟——本文作者注)是有什么政治作用……什么政治作用?咱不懂!咱只想再骂街。”类似这样的议论,在这部100多页的中篇小

说里,可以说俯拾皆是。

原著的第二个精神支撑点,恐怕就是老舍先生一方面对中下层市民的深刻同情;一方面又对他们身上寄生的保守自私狭隘等劣根性的不满与失望。他用极简洁又极生动的文字勾勒出城市贫民跟着大兵哄抢商店大捞一把的丑陋行为——“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压倒在地狂号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贵重的东西先搬完了,煤火柴炭是第二拨。有的整坛地搬着香油,有的独自扛着两口袋面……有的人会推着一坛子白糖,连人带坛在地上滚,像屎壳郎推着个人粪球。”读者看到此会朗声大笑,老舍也说这叫“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但其实,老舍的内心却是悲凉的,因为这种情形让他看不到希望,心中有了个“空儿”,觉得在这样的“人们里活着,就是个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还有个好看字眼儿,别忘了:‘汤儿事’。如若还嫌稍微秃一点呢,再补上‘真他妈的’,就挺合适。”话虽然出自主人公“我”的嘴,但却是老舍先生寂寞心态的独白。

《我这一辈子》的创作,正值老舍文学道路上“第一高峰”的20世纪30年代,他的艺术风格也就显得十分突出。他的文章既不像鲁迅那样冷峻和锋利,又没有那批闲适文人的柔曼与婉约,他特别善于用平凡场景中的小镜头来反映社会生活里的大冲撞;他的笔触不是直接介入而是自然延伸到民族的命运中,他是让人从他的诙谐与幽默中品味到生活的沉重。这可以称作《我这一辈子》原作中第三个支撑点。

对于这三点,特别是前两点,在石挥版的电影中,不但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而且得到了某种弘扬与升华。首先是这部电影给主人公“我”加入了从1937年到1949年共12年的经历,使这个旧政府巡警的个人命运与历史结合得丝丝入扣。其次是用一针见

血的议论,破解了这个旧巡警悲惨身世的症结所在。发这番议论的是原著中没有但在改编中加进去的一个人物——申先生。申先生对巡警“我”这样说:“军阀、官僚、财主老爷,他们喝了我们老百姓五千年的血,而你……你呀,你给这些混蛋们做了一辈子奴才走狗,你替他们装门面,维持治安,站岗守夜,替他们收捐收税,替日本人找花姑娘,替特务们抓革命党!当奴才的还会有好下场吗?您想一想,您这一辈子受的罪冤不冤,我们这一辈子冤不冤。五千年了,中国老百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活着,委委屈屈地死了!”很显然,贯穿于这部电影的类似议论既有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又有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同时也真实反映出原作者对城市贫民不幸的哀、不争的恨。当然,也应该指出,改编后的电影也由于解放初期物质条件的限制和审美情趣的局限,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采取了活报剧式的简单处理。然而,瑕不掩瑜,由于电影《我这一辈子》的导演石挥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他对老舍原著的深刻理解,都使改编后的电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就连后来因在《龙须沟》、《茶馆》的精彩演出而享誉中外的于是之先生也称石挥是他的老师。老舍本人对石挥也是钦爱有加,甚至当石挥被打成“右派”后,也还常常冒着政治风险,请石挥到家小坐、小酌。

那么,就让我们以同样的标准来看看张国立版本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吧。这部二十多集的电视剧不但把一个人的一辈子变成了三个人的一辈子,加入了许许多多原著中不见踪影的人物与情节;而且把电影版《我这一辈子》中许多合情合理合乎思想逻辑的内容也几乎删除得干干净净。但是,我认为这都还不是最致命的。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改编后的电视剧已经完全抛

弃了原著中浓烈的社会批判意义。既不对腐朽之极的社会加以鞭挞,又不对旧中国底层的莠草加以剪除。丑恶的社会、污浊的人际都成了改编者把玩、调侃、品味的对象。深刻的社会讽刺变成了市井胡同中的滑稽,诙谐色彩的悲剧变成了时下“侃爷”们的闹剧。此外,就表现形式而言,改编后的电视剧对原著中给人以隽永艺术享受的东西:语言、风格、场景和人物描写也几乎抛弃得一干二净。服装、道具、灯光、化装完全没有底层百姓生活的时代感,加上出场人物个个红光满面、壮壮实实、营养过剩的形象,谁又能相信这是一批在悲惨世界悲情岁月中挣扎的悲剧人物呢?

有人说,这部电视剧是对原著的伤筋动骨,我说它是抽掉了原著的精血与灵魂。这样的改编是“孝子”之作,还是“逆子”之作?

我们还能打败美国“兵”吗

在北京某医院。

一个盲人按摩医生在给一个外地求医的病人治颈椎病。医生健谈，问病人籍贯，由籍贯问到对方家乡有何名人，随之大呼：“那可是个抗美援朝时的大英雄。”接着这位盲大夫就口若悬河般扯起那场战争，还挺“熟悉”似地说到敌我两军阵亡人数。“侃”到激动处，他竟提高调门儿：“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大老美让志愿军揍趴下了。中国人，有志气！”病人乐了：“你们北京人真行，对政治忒感兴趣忒敏感，怪不得都说：在北京人眼里，人人都是下级呢。”接着，这位病人就不冷不热不咸不淡地“蹦”出这么一句：“那您说，现在，就现在咱们这人气，还能打败美国兵吗？”

回到家，正赶上电视里播放美国片子《战火兄弟连》，剧情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士兵布莱恩在战场上吓得双眼神经性失明，中尉告诉他：“谁都怕死，你只有把自己当成已经死了一回，你才能挺过去。”连长拖着被子弹打中的腿走到布莱恩面前说：“孩子，别怕，我会把你带回英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布莱恩终于哆哆嗦嗦地向敌人开了第一枪。到最后，他竟能第一个报名充当突击队员。

这部电视剧还有两个细节：副连长在行军途中问身旁一名战士：“你怎么还背着降落伞（此部队为伞兵——注）？”“将来当婚纱，我女朋友一定觉得不错。”“你觉得自己还能活着回去——”士兵眼中充满希望和憧憬，答：“当然。”

细节之二是在战争结束前夕。几个从军校刚毕业的新兵补充到大量减员的“兄弟连”。新兵蛋子们摸枪弄炮异常兴奋，急切地询问何时能打仗。忽然，一老兵大怒：“你少再提什么战斗！你懂得一顿热饭、一个热水澡、安安静静看一本书，对我们当兵的意味着什么吗？”新兵委屈，不再吭声，老兵和解地凑过来：“要是真他妈打起来，你跟着我，我在前面……”

全剧结束时，一位兄弟连的幸存者，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在喃喃自语：“有一次，我孙子问我：‘爷爷，你在战争中是英雄吗？’我说：‘我不是英雄，可是我曾经生活在一个英雄的连队。’”

看着这部表现着勇敢、表现着情谊、表现着残酷、表现着生命、更表现着平凡角色的伟大战争侧面的电视连续剧，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在紧张之余长嘘一口气，也常常为那些战士在不经意中说的某句话而感慨万千甚至热泪夺眶。就像我当年看《南征北战》，看《董存瑞》，看《英雄儿女》，看《上甘岭》，甚至看《小兵张嘎》一样激动。也许有人说，你这是什么情绪？怎么不分中外，不分军队的性质与本质呀？且慢。我是为一种英雄之气，一种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在流泪。正如，外国人了解中国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所表现的崇敬一样。一位美国大作家大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客观”地记述了长征之后，曾这样说：“战争可以过去，甚至战争的原因也因为岁月的长久而被淡忘，但是长征将作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精神而久远地流传，因为它记载着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伟大与英雄气概。”

写到这里，我仍然没有回答那位病人的话：“我们还能打败美国兵吗？”其实，我这里想说的、想回答的所谓“打败美国兵”并不是指的打仗。决心和平崛起、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要保持良好

的国际环境,交恶尚且避之,又岂会兵戈相见呢?

我说的所谓“能否打败”的对象,是指从事影视的“美国兵”,以及表现美国兵的美国电影。“兄弟连”的执行制片人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斯皮尔伯格和最著名的演员汤姆·汉克斯。据说,当他们拿到101空降师506伞降步兵团前E连一名指战员的回忆录后欣喜若狂,并且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研究、分析,为了把此回忆录改编为剧本,再把剧本变成影视,他们与作家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真可谓无一处不认真,无一处不精细。为了使情节和场面达到极大的真实,他们首先是把该片定位于“战壕里的战争”而不是“指挥部的战争”,并在自然有机地“讴歌”着兄弟情谊的同时,也绝不掩饰战争残酷和丑恶的一面。在记述着每天倒下的军人的同时,更记述着每天战士们都为能还活着感到的庆幸。除了斯皮尔伯格与汤姆·汉克斯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之外,使我最为震撼的是: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胜利60年的今天、在衣食无虑可以尽享浮华的美国文化界、在完全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中年编导演艺人里,仍然有这样一批“领军人物”在如此苦心地挖掘着战争题材,如此精心地挖掘打造着那些英勇气兵的英勇灵魂,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这本身也在说明,在贝弗利山、在美国文化人中还有一支具有兵的精神和兵的灵魂的队伍。兵的灵魂在这批美国文化领军人物中还活着,而且活得真实,活得雄健,活得像一批男子汉!

我们中国的文艺、影视界又如何呢?在你爱我爱的喧嚣中长大的人们,在柔曼与迷惘中昏昏然的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与欲念的追逐中沉沦的人们,还能贴近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灵魂吗?我曾经问过一位电影导演,为什么我们的编导搞不出自己的《战火